

伊坂幸太郎

しにがみのふりよく

死 神 的 力

死神的浮力



〔日〕伊坂幸太郎 著
星野空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神的浮力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星野空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6

ISBN 978-7-5442-8270-3

I. ①死… II. ①伊…②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146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045

Shinigami no Furyoku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13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 Shunju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edition is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by Cork, Inc.,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死神的浮力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星野空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连子心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290 千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8270-3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序曲	1
第一天	19
第二天	63
第三天	111
第四天	181
第五天	239
第六天	305
第七天	367
尾声	379

序 曲



有人在按。虽然对讲机已静音，但我知道有人在按大门旁的按钮。或许这是被害妄想导致的错觉。在这一年里，由于家里不断涌来冒昧的来访、失礼的电话，以及强加的善意留言，我们变得十分敏感。

设置在起居室门附近的室内监视器里一定映出了站在门外对讲机前的人，那多半是记者。

刚才从二楼卧室旁的窗口往外看时，家门口的马路上聚集着好几个扛着摄像机的男人和记者。天空阴沉，眼看就要下雨，他们却毫不顾忌地守在没有屋檐的地方。一年前，我曾因媒体这样的包围网带来的压力而精神失常，光是看见人影就会遭受呕吐与胃痛的折磨。如今我已十分习惯，虽然仍能感到胸口一紧，但并不会觉得厌烦。或许这也和媒体的热情比当初冷却不少有关。案件刚发生时，我只是把手伸向窗帘就能让他们兴奋地举起照相机。如今那样的紧张感已经不在，电视台的记者正和其他记者闲聊。和案件刚发生时的争先恐后不同，如今他们甚至像是来观光顺带聊天。

我二十三岁出道成为职业小说家，至今已有十多年。凭借一部认真描写了一位活跃在十八世纪英国的风景画家一生的中篇小说，获得了颇有知名度的文学奖——如今看来，认真是那篇小说唯一的优点——我得以和各出版社的相关人士结交。随着上电视出镜的次数增加，和电视台的人也有了些交情，但和追逐案件的记者与摄影师不熟。我感觉自己被穷追不舍，困惑于其中的落差并败下阵来。迄今为止，因工作而与我有交情的人里，文艺编辑也好，电视台的人也好，虽然热情的程度会有不同，但至少他们都对小说有兴趣。然而，新闻记者们则完全不同。如果说负责文艺相关的人是普通汽车，那么追逐案件的记者就是赛车。他们对“更早地通过终点令观众为之兴奋”这个目的的强调远远地胜过普通汽车。他们习惯于调查案件，并激发人们的好奇心。

就在这短短一年里，我对电视台和报社或者说是周刊杂志记者的主观印象发生了改变。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讨厌他们。我认识到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混为一谈。即使是被概括为“追逐案件的媒体”，其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我终于认识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比如，请求采访的记者中，有的完全不觉得采访失去独生女的父母不妥。而即使在这些年里，他们的表现也各有不同。有人觉得“从痛不欲生的父母口中挖出一丁半点的料”也有意义，坚信这样的采访能对破案有帮助；有人对可恨的罪犯满腔怒火，以至于忽略了对受害者应有的关怀；有人对案件本身并不关注，只是认为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有人只是想抢头条；还有人只是出于好奇。他人悲痛的表情感动不了他们的心。他们这么对我说：“既然是作家，而且又时常上电视，那么你就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被频繁采访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大众有知情权。”他们还说，“山野边先生的发言或许

能有助于破案。”他们没有恶意，只是根据自己的考量行动。而且，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过“强行让悲伤的公众人物爆料”的经历。

而另一面，我和妻子美树却都是初次经历。我们感受着丧女的切肤之痛，也第一次体会到连皮肤内侧也被公之于众的丧失感是何等折磨。我们之间的交锋就仿佛业余的相扑力士面对身经百战的横纲^①一般。我们只有一味地防守，连摆出架势都已费尽心力。

曾有一个记者一直在我家蹲点，他身材魁梧如熊，还对着我家玻璃窗投掷过物体。我们一度以为他扔的是石头，但后来发现不是。在他数次投掷后，我开窗拾起投掷物的那一幕被他用相机拍下。我强忍不快，发现他投掷的是用纸包着的小小的白色点心。纸上印着“菜摘小馒头”，这终究让我怒从心起。亡故的女儿名叫菜摘，这绝不可能纯属偶然。写有女儿名字的食物被人扔向自家窗口，试问又有谁能保持冷静？我到底还是打开窗一通怒骂。

但投掷点心的记者毫无愧色，在路边大声报上了自己与杂志的名字：“请和我聊聊吧！”此人一直频繁打我手机。因为我不接电话，所以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吗？我拼命地压抑着想径直冲出家门和他一通扭打的冲动。“那是最近在我老家附近开的日式点心店。很好吃哦！那家店的大叔大婶一大早就开始干活了。”那人说完，又道，“好吃啊好吃，菜摘小馒头，请来尝一口。”他念叨的或许是那家店的宣传语，念完还嘿嘿一笑。他是觉得这样我就会接受采访？我无法理解。他的电话号码是第一个被我设置到黑名单里的。

当然，记者并非全是那样。也有人从心底感到难受，并为是否

^①职业相扑力士的等级由低至高分有序之口、序二段、三段目、幕下、十枚目（又称十两）、前头、小结、关胁、大关、横纲。

有必要把话筒朝向女儿被杀的父亲而苦闷。有人在离开时于心不忍地对我说：“虽然是公众人物，但你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也曾有人不但安慰我妻子，还向别的记者倡议放弃采访。当被用“媒体”一并概括时，他们就是卓别林所说的“以群体为名的无脑怪物^①”。但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理念和会被触动的事物各有不同。

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我无数次想过如果自己不是作家就好了。若我是加害者，这一切尚能理解；但这一次，我是受害者，不该遭到如此猛烈的采访攻势。因为我从事特殊的职业，才出现这样的事态。另一方面，我认识到这倒也有正面作用。遇到有过合作的出版社和杂志，也会有记者对我手下留情。

这么一想，媒体相关人员还算是不错的。虽然有妄自尊大、咄咄逼人的记者，但不是那样的记者也很多。进一步说，在确认加害者后，他们也就不再热情地来我这里了。

可见，他们如此执着的首要理由，其实是怀疑“那个作家父亲实际上才是凶手”。如今我也明白了这一点。在凶手被捕后，曾有相熟的记者对我说：“坦白说，我也很讨厌这样，但只要出现孩子被杀害的案件，我们首先就会去怀疑父母。社会上也都是这样。我们也会告诫自己不要先入为主，但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脑中挥之不去。”

我表示理解：“一定是因为父母是凶手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吧。”

比我年轻的记者皱起了眉：“虽然是辩解，但就是如此。”他表情沉重。

“只是，”我不知道我的声音能传多远，但却真真切切、仿如用明晃晃的刀子刺向对方侧腹一般补充了一句，“只是，我们不一样。

①出自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原文是 Man as an individual is a genius. But men in the mass form the headless monster, a great, brutish idiot that goes where prodded.

凶手另有其人。”

“是的。”他伤感地点了点头。

“我们不可能杀自己的女儿。”

也有过不露面、不署名、有别于媒体的恶意，有时化为邮包出现在我们面前，有时又通过电话以声音表达，恐怕网络上的回帖也足以令人窒息。或许，他们罔顾凶手落网的事实，一味重复着“是你们杀的吧”，只是因为希望我们是凶手。

我也收到过读者的留言，多数是寄到出版社的信和邮件。出道时，我写的是风景画家传记之类的小说，大多数作品寡淡无味，会产生兴趣的读者极为有限。絮絮叨叨却细致认真，我也因这份细致认真而喜欢自己的文风，但说穿了，就是卖不出去。然而，随着出现在电视上的次数增多，小说的销量也渐渐上升，加上影视改编的效应，接触过我作品的读者数量已非我所能把握。我拥有了众多具有各自感性与判断的读者。案发后他们寄来的信中有不少字句令我无法坦然承受，鼓励也好，批判也好，我至今都无法承受。在读过最初的两封信之后，便再也不愿去开启了。

这一年来，我和妻子在家里承受着铺天盖地的恶意，早就像是暴雨中的落汤鸡。虽然有屋顶，但总会被这雨淋到。

于是我对良心的思考也有所增加。

“你听说过吗？在美国，每二十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没有良心。”美树曾这么说过。忍受着媒体和公众毫无同情心的反应，她或许也和我一样，对良心的思考一发而不可收吧。“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话题。”

“新闻吗？”从一年前起，我们就完全不看新闻节目了。

“是以前一个摇滚乐队的纪录片。乐队的鼓手在采访中曾嘟囔

了一句：‘在美国每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大脑对良心没有感觉，是真的吗？’”

“被称为反社会人格者（psychopath）的人，”我想起以前为写小说而读过的几本参考书，“也有书上称之为冷漠的大脑。”他们表面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人，像普通人一样为人父母，可能会养宠物，可能有着了不起的头衔，多数是成功人士。只是，他们不会与他人产生共鸣，守护社会规则的意识也很淡薄。他们没有良心，完全不会在意自己的行动会对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是那些‘无所不能为’的人。”

“哎？”

“我看的书里是这么写的。我们通常不会放任欲望，因为害怕伤害别人或者违背规则。但是，没有良心的人是无敌的，无所不能为。”

“原来如此。”美树静静地、不带感情地嘀咕。

“这种人，完全不在意他人的痛苦。”

“也不在意给别人造成麻烦？”

“他们什么都感觉不到。但即使这样，也不是说这样的人就会去犯罪。会伤别人的心或是利用他人，但不一定会明目张胆地犯罪。”

“明目张胆地犯罪？”

“我看的书里就是这么写的。很少有人会因缺乏良心的行为而被捕。”

“就好像也不会抓那些几乎把我们当成凶手对待的记者一样。”

“是的。”我点了点头。

“每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人。”美树若有所思。她是震惊于这数字之多，抑或觉得这个比例可以接受？从她的表情我无从判断。

“这种数字一般都不可信。只不过，这种人可能就毫不起眼地

生活在隔壁。据说他们看起来就是普通人，多半有点魅力，脑子也好。”说完，我“啊”地发出呻吟。妻子也和我一样皱起了眉。原本我们并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开始对话，但说着说着，一个人浮现在我们之间。

那个没有良心、能坦然折磨他人的人，那个终结了我们女儿人生的年轻人。

对讲机又响了——似乎是。

如果打开门，那些记者会怎么做？会一举冲到我面前，还是畏畏缩缩地靠近？他们或许会说：“山野边先生，抱歉在您疲惫之时打扰，请对判决发表一点感想吧。”

如果只是一点感想，那我在走出法庭时就已经说过。“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判决，我很震惊。竟然会判他无罪。”我是这么说的，虽然像是背书一般。

那样的感想他们不满足吗？又或者他们并不是当时在场听到的记者，所以有必要让我再说一次相同的话？思维一旦发散，就会有其他想法如涌上沙滩的波浪一般，一浪盖过一浪。我的思绪也层层叠叠。

我坐在沙发上调整呼吸。深深地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双手轻轻交握，闭上双眼，尽量让脑中一片空白，将自己置身于行尸走肉的状态。这一年来，我一直都在这么做。

脑中闪过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曲子。“我不活在今天。今天和明天我都不活。今天一点都不快乐。”^①

而这位吉米·亨德里克斯也不会再活在今天。

^① 出自《I Don't Live Today》歌词 “I don't live today. Maybe tomorrow, I just can't say, but I don't live today”。此句译法忠实于日语原文。

自去年夏天女儿被杀害后，“今天”这种日子便再也不曾来过我家。

二楼的儿童房一切照旧，家中四处都留着女儿的影子。

起居室的茶几前，是拿着勺子看电视的女儿，因口中塞了太多小番茄而慌张地频频眨眼。那是五岁时的女儿。

玄关口，是背上书包的女儿。“这是我初次上阵哦，爸爸。”她说着自己都不明其意的话后去了学校。那是在开学典礼前。

卫生间里，是害怕夜色幽暗而大声唱着歌如厕的女儿。那是三年级的女儿。

楼梯上，是失足从数层台阶上滚落后号啕大哭的女儿。我和妻子大惊失色，担心地将她搂紧。那是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

家里的墙壁、柱子、榻榻米、拉门、地板、冰箱、洗衣机、窗户、窗帘、电视机、书架、天花板的纹路、马桶上的瑕疵……没有一处不曾留下女儿的记忆。我几乎愿意相信，只要取下任意一处的记忆，并以自己的肌肤温暖，女儿就能从中重生。

对女儿的回忆，并不仅发生在活动或是特别的事件时。不如说，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女儿说出的话、做出的行为、哭泣的小脸、含笑的双眼、愠气的表情、认真踏着自行车的背影，以及感冒后熟睡的模样，才是我们对女儿的记忆。这些记忆密密地填满了我们的心。然而女儿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她殁于十岁那年。这个事实让我们意识到也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生无可恋。

如果可以——美树曾经这么说：“我没有生她就好了。”她的后悔沉重而痛切。出生与否，自己并不能选择。我的心情也相同。人原本就会死。如果出生后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早晚都会死去，那么一开始就不存在是否没有区别？

“外面媒体的那些人，今晚大概会走了吧。”我对美树说。不久前，我还只能用“媒体的那些家伙”来称呼他们，但现在，我已经能叫他们为“那些人”。

美树坐在沙发上玩茶几上的数字游戏。那是和填字游戏类似的玩意儿，计算数字，再填到格子里。这一年里，我们经常玩这个。为了打发时间而写下数字，在计算时，也时常能挥去多余的思考。

“为什么媒体的人还在外面不死心？”妻子并没有生气，只是提出疑问，“你发表过感想了吧。”

“出法院的时候就……”

妻子不愿出现在宣判现场，于是留在了家里，只有我去了法院。

“那么，外面的人还在期待什么？”

“是期待我或许会发表些特别的感想吧。不，不对。他们大概只是害怕被其他报社抢走头条吧。如果我在他们走后发表感想，那就大事不妙了。”

“你贴过声明了吧？”

“贴了。”我们身心俱疲，无法接受采访，也不会再发表感想——我将这些写成文字后贴了出去。

“大概要怪你以前跟媒体唱反调。”美树说，听语气显然是在开玩笑。这是我和她之间堪称经典的话题。

几年前，我还频繁上电视，在新闻节目里出境，对社会形势和身边发生的事情、案件、灾难等发表评论。我很轻松地接受了这样的工作，觉得它不但有助于我在创作小说时转换心情，或许还可以宣传我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接受得太轻松，我常常不深思熟虑就畅所欲言，有不少内容像是对媒体信口开河的批判。

之后我才知道，我口无遮拦的幼稚言论给电视台的人留下了坏

印象。朋友还忠告我：“他们对你印象不好。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是受欢迎的作家，他们才忍着。万一以后你过气了，他们就会来报复了。”

忠告变成了现实。我从三年前就没有新作发表，销量也随之下降。然后，女儿的案件发生了。媒体对我施加高压、死缠烂打的采访态度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吗？我时常会这么想。电视台是不是原本就讨厌我？

边几上的电话不时闪起来电，虽然设置了静音，液晶屏幕却亮着。手机也是一样，不断收到短消息，屏幕亮起，变暗，再亮起，再变暗。不论是出于什么动机，世界上有许多人有话想对我们说。我甚至不知道，对这样的事实，我是该感激还是愤怒？我和妻子有时会接电话，有时不接。以前曾经决定全部无视，但现在变了。拎起话筒后，曾有人甩来“你女儿被奸杀了！”这种毫无新意的中伤，也有人留下恶意满满的话语。我们因这样的攻击而心神受伤，却也渐渐习惯。

最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条那些看热闹的人完全不会察觉到的道路，那条路与他们起哄围观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原谅他们抛来的恶意。

“哎，”美树移到起居室的窗边，手伸向窗帘，“我们能过这一关吗？”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过这一关，而美树也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不过，”一阵沉默后，她轻轻地说道，仿佛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很轻松吧。”

我理解她的意思。和女儿被杀害带来的愤怒相比，这些事情仿佛都只是细枝末节。

啊，终于要下雨了。

美树将窗帘拉开少许，眺望着大门前的马路。我还是坐在沙发上，望向隐约可见的窗外，只见乌云滚滚。

“等雨下大了，记者们大概就会借机回去了吧。”我说。

“是就好了。”

“我开电视了。”

“好。”从美树的语气里，能感觉到她已作好了心理准备。

我打开电视主电源，操作起遥控器。屏幕变亮，显示出烹饪节目的食谱。我切换频道。明知这会是不快的体验，还是这么做了，因为我觉得应该这么做。

画面停在傍晚的新闻节目。平时我会立刻转台，今天却不一样。新闻里在报道我们的案件。“无罪判决”几个字刺眼地反射着，令人联想到电影《无仁义之战》的标题设计。我总告诫自己保持平常心，而这一年来，我心脏的肌肉、精神的表壳理应也有所强健，但当那个人出现在屏幕上的瞬间，我还是感到五内俱焚。我的心脏剧烈跳动，胸口一阵收紧。我捂着腹部，身体前倾。美树比我冷静，并不是说她已不再愤怒，她只是强忍着不让怒气冲破肌肤。

她大概是这么想的：虽然在屏幕上站着的那个二十八岁的人可恨至极，不论怎样都不能饶恕，但倘若我们情绪失控，最高兴的必然就是那个人。为了不让那个人高兴，首先就要抑制愤怒。她就是这么劝告自己，并保持冷静。或许，她是记住了我以前说过的话。讨论没有良心的人几乎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

“一般来说，人类会通过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获得满足。互相帮助、互相确认爱意，又或者说，优越感、嫉妒这样的感情也是生存原动力的一种。但是，对于没有良心的人而言，感情几乎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唯一能享受的是——”